

海南赋

白沙赋

■ 唐 岷

琼岛福地，三江源头。明洪武间，曰“薄沙”，辖属儋耳。民国廿四，立县建制，取“薄沙”谐音，名曰白沙。斯土先民，择此宝地，领鹏哥之气，承江源之华滋，渔猎耕樵，休养生息。斯土今人，凭山水相谐，人文殊盛，而翘楚乎琼州。

山水白沙，灵韵黎乡。山中有水，水中绕山：九架木棉，春来嫣红，鹏哥云雾，蓬莱仙境。仙婆晚霞，宛如佛光。京排荡舟，渔舟唱晚。红坎飞瀑，尤如飘渺。万年陨坑，景物神奇；非物技艺，神州一绝；老鼓舞出，祭祖抒怀。大鼓舞起，庆丰贺喜。双面绣精，媲美四绣。骨簪片陶，南国奇葩；黎家饮食，独自一格；鱼茶内茶，味奇馨芳。山兰玉液，天香凤华。黎家野菜，自然天成。深山蜂蜜，颐养千年。白沙绿茶，人梦亦香。嗟夫，斯土景物异琼州，琼州景物异中华。

红色白沙，革命老区。白沙起义，闻名遐迩。主动找党，夷戎胡蛮，唯有国兴。特委特总，进驻斯土，琼崖斗争，焕然一新。牙叉会议，讨论和平，克服麻痹，自卫反击。保加一战，扭转战局，扫清残敌，后方稳定。先锋营抵，军民联欢，携手歼敌，琼崖天明。嗟夫，琼崖革命，红旗不倒，斯土斯民，山水藏人，人藏于山。

物阜白沙，安居天堂。珍矿丰富，生物多样：金钨铝锡，水晶刚玉，遍山而藏；玻鹿云豹，白鹇游兽，常有出没；桫椤卷柏，油丹琼楠，尚有生长。斯土斯民，勤劳聪慧，开创奇迹，锦上添花。传统产业，科技种管：橡胶满坡，竹子遍野，糖蔗成片，木薯高产；大林产业，模式创新。公司农民，强强联手，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林下套种，林中养植。林中有林，林外是林，林下见林，满眼皆林。森林覆盖，琼岛之最；依托资源，瞄准农林，拓深加工，拉长链条。家家外企，林立园区。百业俱兴，百姓增收。斯土今朝，处处新风：兴学重教，文娱精彩，医疗向上，计生优先，民族团结，综治稳定，秩序井然。今日黎寨，更是风流：文明风树，生态村建。村村赛靓，风骚独领。嗟夫，斯土斯民，百姓富足，民生改善，人民幸福，环境优美，社会和谐。

美哉，白沙，琼岛之肺，山川秀美，民风纯朴。壮哉，白沙，敢为人先，浩气回荡。喜哉，白沙，试看明日，当领琼州之雄风焉！

诗页

春暖花开

■ 刘晓林

把枝头上的春天
揣进怀里
在取名海南的岛屿上行走
土地 母亲
早已把她所有的孩子叫醒
满山遍野

旭日的光辉
在浪尖上翩翩起舞
孩子 伸展双臂
以纯真的表情
把我迎接
他们的清脆歌声
在柳风中一路奔向远方
轻启开一扇又一扇
隐藏在暗色中紧闭的门
我热爱和他们接近
携带着深邃的目光
从一根瓜藤上阅读一片天空
在一枚青果里寻觅一个符号
然后 透过一张黝黑的面孔
远望出一个个熟悉的背影——

南青天海端
将军冯白驹
水稻之父袁隆平
……

他们

总能教会我如何识别和珍视

每一个春天

站在海边

任由飞翔的鸥鸟牵引着视线

蓝天白云下面

海潮

涌过五彩缤纷的衣裳

把竞渡的风帆

送向远方

我在春天苏醒

凌晨三点

我在窗口把雨唤醒

顽皮的雨点

把我的灵魂叫醒

凉爽的夜风

引我出门

满山遍野

我的孩子们

用一双手灵动的小手

捧着一片片高远的天空

以净如素水的光

清洁我的视线

她们的歌声

蹦跳在每一个萌动的枝头

蹦跳上一只飞鸟张开的翅膀

向远方

我又一次看见

她们身体弱小却力量无穷

以低矮的脊梁撑起整个天空

让温暖的阳光

一点点走进城堡深处

抚慰每一场战争的创伤

循着方向前进的光

轻拍着我的胸膛

我的泪水飞越一座城墙

自由奔跑

动树的风已远去

房子在一片向阳的山坡

轻声呼唤

我请灵魂安坐于一瓣木棉之上

告诉自己——

春暖花开

岁月山河

寒凝大地发春华

■ 蒋玉成

早春二月，雨疏风骤，晚来风急。昨日回乡省亲，忽见田野间一树树木棉花次第开放，金蕊花儿和盘托出，片片红唇，灼灼其华，沁人心脾。

古之木棉俗称海边花，据说木棉原属舶来品，主产地为美洲。最早是由商贾携带而来，因适合南方尤其是广东、海南一带暖热气候，于是落地生根，世代繁衍。又因为傍海临江，花发如火，越人便称之为海边花。木棉树树姿巍峨，直插云霄。木棉花硕大无朋，花瓣厚实，艳丽夺目。每年早春，正值花开时节，古褐色的枝干上，一树树鲜艳的花朵，在和煦的阳光下，宛似腾飞的火凤凰，十分壮观。花朵坠落时在空中不停旋转，手舞足蹈，便出现了“东风乱剪猩红绒，半天飞落人争接”的场面，煞是好看。苏东坡谪居儋州时曾作诗云：“老鹤衔肉飞灰灭，万里家山安在哉。苍耳林中太白过，鹿门山下德公回。管宁投老终归去，王式当年本不來。记取城南上日木，木棉花落刺桐开。”生动描绘了南国木棉洞春的绚丽景色。

小时候常跟伙伴们到村外的田埂上拣木棉花，记得天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便相约来到木棉树下，远远便能看见木棉树的情影，它那高大粗壮的树干在朝霞中巍然屹立，张开的树枝犹如一双巨人的双手欲将我们拥抱着。我们一溜烟便跑到木棉树下，此时的木棉树下，落英早已染红了地面，我们便开始争

先恐后地拣起来，有时拣着拣着，正好有一朵花儿打着旋转飘忽忽顺势落下，大家便争着伸手去接，有时碰巧接住了，大家便欢呼雀跃起来，有时没接住令不防被落花砸了一下，惹得大家开怀大笑，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此起彼伏，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洒落在沉睡的乡村旷野中，真是浮生一大乐事。

三五之夜，月华如水，披一树清辉，晚归惹祸的我们光着脚丫，在木棉树下埋下我们的鱼钩，天真的说着十年一起回来挖。不止十年后的今天，我一个人彷徨惆怅，忐忑不安，始终没敢再去触碰那个美丽的约定，没敢弯腰再去碰一下那方热土。木棉树越来越老了，我知道它已把记忆刻上了自己的年轮。

独自徘徊在乡间的小路上，寻觅着那棵我们曾经约定的木棉树，每每念及童年的木棉心事，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乍暖还寒的二月，还裹挟着春寒料峭的余威。记忆中故乡的早春，空气中弥漫着苦楝花湿润的香味。过完了漫长又枯燥的冬天，苦楝树就在春天中苏醒过来。在每一根枝头上，冒出了纤细细芽，这时的嫩芽是淡绿色的。在绿叶的环抱中，一簇簇粉红色的五瓣小花徐徐开放，小花虽说只有拇指大，却处处透露着春天的幽雅。

苦楝树开出的花是一种很淡然的花儿，不需要太多绿叶的点缀。只要春风一

度，树上就挂满星星点点、红白相间的花朵，有的呈喇叭状，有的呈心形状。微风四处，远远近近的就能嗅到一股苦楝花飘香的芬芳，红白相间的花朵一树树、一坡坡，肆无忌惮，你拥我挤，远远的就能瞧见那鲜艳灿烂的颜色。让路过的人都驻足凝望，目不暇接，无不惊羡于苦楝花的清丽和妩媚，平凡而脱俗，恬淡而沉静。

从小我对苦楝花就有着一种深厚的渊源，我隐约记得有一个很苦涩的故事。

小时，爷爷总是对着家门前的苦楝树说，当苦楝树开花的时候，我们吃红薯耙的日子就快结束了。也就从那时起，我心中总期盼着苦楝花开，似乎总能在苦楝花开的时节闻到白米饭的香甜。从此，苦楝花开的季节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愿景和情结。

寒凝大地，万物春华，苦楝树又如期地开花了。多年以后，爷爷已然枕着苦楝树的名字入眠，他安然地守护着这方故土。抚摸着爷爷当年亲手种下的苦楝树，物是人非，百感交集，我突然特别的想吃爷爷在苦楝树下烤熟的红薯，好想告诉爷爷当年吃红薯的滋味，虽然腻但是很香很甜，如今吃红薯再也找不到那时的味道，连白米饭也没当年那么香甜了。

今天我又回到了这片土地，这里承载着我太多的记忆。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那附着懵懂无知的自己，蹦着跳着，手里拿着鱼钩，头

上顶着苦楝花冠，一副假小子的模样。你说让我们埋掉鱼钩，它是我们童年记忆的线头，跟着它走就会看见我们童年的坟头。或许，乡愁就是那一竿小小的鱼钩。

太多的往事此刻潮水般涌上心头，我招架不住仿佛风来了雨也来了，任它在自己的心中乱窜。我开始忍不住地怀想，怀想那些镌刻着青砖碧瓦的老屋；怀想老家门前那条清澈纯净鱼翔浅底的小河；怀想那些远远近近弯弯曲曲雨水浸湿后的泥泞小路。怀念那些直到终老也仍守家的老狗，那头伴着爷爷半辈子幸福和梦想的老黄牛；怀念房前屋后春来花发的片片海棠花开。老家，那些牧童短笛的清幽，那些颠沛流离的青春，那些水流花开的窃喜，在眷恋与悲怆中漫延。

当细密的烟雨化作连接天地的幽幽情思，这份柔柔的、浓浓的深情，如同一株天天向上的牵牛花，在春光中一点一点，一厘一厘的不断延伸……我会继续品尝对你那悠悠的关爱和牵挂，还会铺纸用笔尽情书写，每一个字都是炽热的心灵极致的闪烁，每一句的亲切问候都让我醉倒在深深的感怀与赞美中。即使在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日子，无情的朔风冰封了我对你的怀想，可深扎在心里相思春天的蓬勃生长。

也许，离故乡越远，心理的距离反而越近。故乡，你若安好，便是暖春。



天山峡谷(中国画)

许钦松 作

海天片羽

洋浦二章

■ 蔡旭

到海边张望新洋浦

到洋浦，已记不清多少次了。不知多少次，让深水港的风轻抚我的脸庞，多少次让现代大工业的仪表闪耀我的惊叹。

这一次，洋浦人对我说：看洋浦，要到这里看。

这里，指的是海边。

其实已不是海边。这是以前的海，已被一望无边的黄土填埋了。

那些波涛与浪花，已被汽车与推土机的歌声所覆盖。

几千辆车日夜兼程的大会战啊。让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修水库时，几万人肩挑杠杠入海战术的壮观。

而现在，可叫做车海战术。

这个15平方公里的填海工地已命名石化功能区，每天在增加用地75亩。不远处，另一块填海区，那个记忆着烧烤的欢乐的，俗名“洋浦鼻”的沙滩，也与大地连成了一片，将成为集装箱码头。

我仿佛看到了现代化的化工厂、炼油厂、石油仓库，在眼前如庄稼般刷刷地长出。让洋浦开发区，以及整个海南省的产值与效益，

翻番再翻番。

现在看洋浦，确是应到这里来了。

在这里，可看到了它的未来。

看到它的气魄，它的速度，还有——

推土机般脚踏实地的推进。

洋浦栈桥

洋浦把一只手臂伸到大海当中，成为一座桥。以一个浪漫的名字，给这个现代化港湾一道风景，一道诗情画意。

油码头站在大海当中，30万吨油轮就在海中，倾情抒发它的感情。

通过栈桥的管道，向洋浦的心脏，倾注它奔涌的激情与巨大的能量。

栈桥是洋浦伸出的一只手臂。

把洋浦的命脉与全国，与世界联在一起，握得很紧。

把它热情的欢迎和开放的姿态，伸展得一目了然。

即使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也不会丝毫改变。

那一天，我慕名到此采风。

不但发现了它的诗意，发现了它的生意。

还感受了洋浦拥抱世界的诚意，还有情意。

晓剑诗集自序

■ 晓剑

指——为这一代人唱赞歌！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我创作的一首诗歌被一个来边疆采访的报纸编辑在生产队的大批判栏上发现，他没有告知我，就拿到自己所在的《重庆日报》副刊发表，那是1973年12月24日，我21岁。

假如，我要一直沿着诗歌创作的道路走下去，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当时我觉得仅仅用诗歌的形式来为这一代人唱赞歌略显肤浅，趋向口号化，因此，我很快改用小说形式继续我的理念，把人物、故事、情节、细节融合在一起，形成命运的篇章，感到更能展示心底的悸动和灵魂的游荡，并且在1974年正式发表了我人生中第一部短篇小说，刊载园地名为《朝霞》——一份曾经执中国文学期刊牛耳但已已经被后人(包括所谓的文学史研究者)集体潜意识忘记的杂志。

于是，思想变成了词汇，词汇组合成句子，而句子因着分行排列读起来更有力度，就成为了诗(当然还要押韵)。主题直

几年之后，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小说也在《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当代》、《中国作家》等杂志上面世了，突然，我又有了写诗的冲动，这多少与我以作家身份重返红土高原生活有直接关系，看着神秘而梦幻般的雨林在迅速消失，看着近代化彻底摧毁着古代文明的活化石，心中激荡着许多说不清的情绪，因而，诗的朦胧恰如其分地传递出我的心境和捍卫红土高原文化的信念。

这一批诗歌发表在了《诗刊》、《山西文学》、《滇池》等杂志，里面所出现的词汇是部族、红土、南诏、青铜、峡谷、雨林、土林、图腾、帛人、竹楼、草屋、女巫、泥径、烟筒、腰刀、白蛮、化石、头骨、洪荒、元谋、兽皮、长矛、东巴、羌人、原始、枯木、毒藤、山寨、简裙、象脚鼓、十字架、罂粟花、方尖碑……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直击生态破坏和

捍卫生态的诗歌，我自豪，也许，其实，我只是直白地呐喊：没有树，要文化有屁用。

再写诗是1988年来海南之后，好长一段时间，觉得青春再次燃烧，激情重新出现，非诗不能表达这一切，于是几十首和海，和爱有关联的诗在一间陋室中出笼了